先生[illegible]言[illegible]發集卷十

[illegible]賢論中[illegible]論喜[illegible]樂

子思[illegible]謂中[illegible]節即

[illegible]名措手[illegible]所[illegible]孜學者[illegible]以用其功邈然如天淵

如[illegible]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

[illegible]中夫哀[illegible]所[illegible]處喜哀樂者而止言其喜怒

哀樂之未發者發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者初無影之可捕而

況求其形哉學者求其說而不得則流而入於槁木死灰之學夫槁木死灰之學非洙泗之學也西學也然則學者不入於此而入於彼無乃子思不示人以措手之所而納之於茫洋之地而然乎子思不然也子思蓋有示人以措手之所者矣而章句之學離之也離而不合此學者所以止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言而不知子思所以處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妙則固在於言前也且子思不云乎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敎又

繼之曰君子戒不睹懼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敬其獨然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天下未有無用之道而君子亦不為不蔕之言也中也者固性之有也然性不可見而中不可能使子思曰天命之謂性而止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而止耳則此言無乃鄰於不蒂而此道無乃墮於無用耶故子思之學不恃其性而恃其

率不恃其中而恃其致率也者循是而教焉者也致也
者力而來之者也性不可見而率性者可見中不可能
而致中者可能致則率矣中則性矣是則子思之意也
而學者不之詳也象犀珠玉絶域之產也而人得而用
之者夫固有以致之也吾性之中不如是之遠也不遠
也而不邇也則未有以致之爾致犀象珠玉則犀象珠
玉至致中則中而相競非君子之不幸歟且君子發聖
人之微非以為功也為道也或者不察以為學聖人而

不能發聖人之微則天下將以我為無功於聖門邀功之心生則相競之說起競則異異則朋異之中又有異而朋之中又有朋則以强弱恠奇為勝負爾非惟君子之不幸也亦聖道之不幸也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而不明言性之善惡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孟子道性善於是荀楊韓三子者各出一說以與孟子競荀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楊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韓原性篇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說者以為夫子不立論以起爭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嗟乎夫子非不立論也夫子而不立論而持兩端則仁義禮樂於何而折衷哉性習近遠之說是夫子之立論也立論而微者也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入夫子之海先得夫子之珠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悟其真而發其微不忍自秘而分於人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而孟子何過焉三子之競豈孟子起之耶三子邀功之急者也三子邀功而孟子遂為過君

子於此亦難於處也哉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然則何以處之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各為新奇而託之於其父以求勝其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以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質也中庸之書夫子枕中之書也而子思得之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參天地質之以此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性果惡耶則曰道性之謂道可也烏用率且性既惡則盡性之所至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奚其贊又奚其參然則何以致夫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以處之是也然則何以處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曰君子敬其獨是也蓋天下之理莫隱於十目之所視而莫顯於喜怒哀樂之未發當其未發吾已知之非吾知之也心知之也

非心知之也天知之也天且知之而曰不顯可乎曰不顯而不戒不懼則喜怒哀樂未發之初內不旣其養外不旣其閑未發而不養則其發必妄未發而不閑則其發必肆妄與肆相遭喜與怒相激哀與樂相戰將以致中是閑蠅蚋千百於一室而求其靜也是以君子敬其獨也敬心不以隱顯而去留則內有養外有閑方其獨也若不勝其衆也方其未發也若不勝其動也方其不睹不聞也若不勝其耳目之屬也何也獨者衆之源也

靜者動之機也一息之頃心與天已知之矣知而養養而閑則一妄起一察應一肆動一儆隨察與妄應則察至而妄者除儆與肆隨則儆至而肆者伏妄者除而肆者伏當是之時此心瑩然真而法矣未發而真發而非真未發而法發而非法天下有是理乎去妄去肆而一之於真與法而中在其間矣人有病目者不求其本而急其末以為所以病吾目者翳而已去翳則目宜必明然去一翳生一翳則不知養肝之過也肝得其養而目

自明則夫醫者不去而去矣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其自中也耶其有以養其中也耶

子思中（此篇論性）

聖人之言愈大則愈微此非有所隱也微之者顯之也言愈微故求之者愈力求之者愈力故浚之者愈深求之力浚之深而聖言之微者顯矣雖然後之君子有能發之微而置之顯天下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三人者必擠夫一人者三人

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遊聖人之門而先發聖人之微則前有愠後有忌愠與忌並起人性之有善惡善則惡不得以寄惡則善不得以居如冰之寒而濕火之燠而燥也今曰善惡混吾將曰冰之性燥濕混而火之性寒燠混也可乎至於裂性而三之裂三而五之則亦不勝其勞矣蓋三子言性而未見性者也㫜為言性而未見性也不自盡其性也自東海而趨西海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未至於西海而止也而曰西無

蹟而傷哉傷生於喜喜生於見見生於不見故也學者
其初患於無見也而盡銳以求於一見見矣其患反甚
於不見何也不見則喜其見則自夫人之喜心一生也
而道始遠非心之害道也喜其高則必厭其下喜其遠
則必弃其邇喜其大則必厭其細不知夫道也者下不
二於高邇不二於遠而細不二於大也而二之是故崇
先覺早後學務遐想蔑近思以君臣父子之日用為淺
易以仁義禮樂之名教為粗迹於是探混茫以為深極

孤絕以為高而不知入於空虛無有此地舉空虛無有
之學以治身濟世此猶取夢中之飲食以濟飢渴也不
已踈乎古之君子蓋有窮百家究六合極師友博論辨
而無得也非無得也有得而無用也有得而無用則是
吾見之為病也從其見而反焉則有得矣見不損於今
亦不加於今見不異於昔亦不同於昔至此得向之所
謂百家六合師友論辨皆非也而皆是也百家一人六
合一室師友一戶論辨一口孰為高孰為下孰為遠孰

為邇孰為大孰為細耶道之歸有在矣中庸曰道之不行也道之不明也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也夫愚不肖之不及固離於道矣而賢智之過之乃中庸之所甚憂而道之不行與不明乃賢智者之罪此無他見而不反之病也又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夫學之功至於居上而不驕為下而不倍此真有用之學也求其所以然者則本於不以性廢

孟子上

此篇論仁之端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則學者烏乎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葢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喻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猶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仁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

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韓子曰博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吾将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於博愛何與焉吾将是程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善則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将

歸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自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子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蓋至於此少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言歟孟子之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

矣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痺而木者則謂之不仁蓋方其痺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之可覺也至於無疾之人誤而㧞一髮則百骸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其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

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者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二

聖賢論下　　楊萬里

孟子中 此篇論智聖巧力

學不至於聖則不至於定孟子曰天下定于一豈惟天下求哉惟學亦然學而不至於定則難於守而易於奪得而不能守守而不能奪自非聖人誰不肯者求定者必至於聖而後可也雖然至於聖而得其定矣有以定

其聖無以運其聖則是鑄金以為天地之儀某氣之至某地之震無不應者天地則非不天地也而不能生萬物則其為天地者特未爾學至於聖者天地也至其聖而不能運其聖者不能生萬物者也是故運天地者非天地者也運其聖者非其聖者也蓋天地以氣運而聖人以智運智非仁義禮智之智也智者神之用也以其聖運其聖而後參天地澤萬世之功可得而凝矣神泯則無所運其聖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

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
聲而玉振之金聲者始條理玉振之者終條理始條理
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
學者於此每難言之而說者有曰聖人猶力賢者猶巧
有曰巧或有不能力無不至是不以巧為悅者也不知
夫孟子之意正以巧為說也孟子不云乎猶射於百步
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射者悅於至乎悅
於中乎射而不悅於中則天下皆后羿矣天下不皆后

羿是以中爲悅者也蓋有至而不中者矣未有中而不至者也是故至者中之所兼也中者非至之所兼也故曰其中非爾力也中非力則至非巧矣然則力者尚乎非力者尚乎聖之尚乎智猶射之尚乎巧也孟子之所謂智即吾之所謂神所以運夫聖者也至於聖而不能運則三子者是也聖而運運而聖則夫子是也三子者惟其聖而未智是故任者不能清清者不能和和者不能清與任夫子之聖非能離於清任和也而能離於清

任和也不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聖離於清任和夫子之所以智雖然以智為加乎聖則曷為曰始條理曰始終云者非序也用也荀卿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始言户終言室也此序也非用也孟子曰始終云者用也非序也始言施終言收也有投乎吾前者無以施則不集無以收則不正謝而不集釋老以之集而不正申商以之智以施之聖以收之動則集集則正千轉萬變而不踰乎同條一貫之天理此夫子之神而孟子獨見

之也壺丘子與列禦寇射壺丘子登高山履危石足二分垂在外而下臨百仞之淵揖列子而進之列子汗流而不敢進嗟乎壺丘子能怖列子爾使遇孟子豈不敗哉莊應帝王篇云壺丘子能垂足於危石者二分而已加乎此者壺丘子能之乎孟子則能之者也夫子之見道者至乎聖極矣出乎聖之表而進乎智之事者孟子也壺丘子而遇孟子吾恐壺丘子之汗流也嗟乎壺丘子之不遇孟子也

孟子下

此篇論舍生取義之說

君子能輕富貴歟君子非能輕富貴也能出乎富貴也未有以出乎富貴而曰我能輕富貴將以輕之適以重之夫惟出乎富貴者然後不為富貴之所誘何則此固有以破其誘也市井之人窮日之力竭智巧以爭錐刀之利人人自以為得也登山而下視之此與蟻蚓之爭糞壤有以異乎非彼之暗而吾之明也彼方居其中而吾則立其表也然則破富貴之誘者必立乎富貴之表

者也然則其孰為富貴之表禮義是也君子者登夫禮義之山以下視禮義之市而明見富貴之糞壤則天下之富貴有不破者乎夫既被之則無所用之天下之所為汲汲於富貴者夫固有以用之用之故求之無所用之則安以求為哉貴極人爵而富以萬鍾反視吾身而無關焉而有怍焉無關則何所知有怍則有所病得富貴也未有所加而先以自病則富貴者真何用哉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此孟子之所以出乎富貴而立其表也且
義之必取則生猶必舍也而不能舍富貴也耶又曰非
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
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為
之此之謂失其本心此孟子破富貴之鉅力也歟蓋簞
食豆羹之非禮而乞人辭焉萬鍾之非禮義而士君子

受焉乞人之辭辭有用者也士君子之受受無用者也
何則簞食豆羹之不受則乞人者飢而死矣萬鍾之不
受士君子之身無乃未至於死耶身未至於死則曷為
受之曰為宮室之美也妻妾之奉也知識之求也且夫
疏食曲肱聖人樂之啜菽飲水聖人以為孝也顏路請
車聖人不與也聖人之自奉與奉親與交際夫固不以
外為悅也令也非自奉非奉親而特為宮室妻妾知識
之奉而安於受不義之富貴此為誰計耶乞人能不愛

其身之死以不離於義士君子不能不受奉人之具以不離於不義可怪也平日身無一毫之加而有丘山之損妻妾知識享萬鍾之奉而吾身不遑乎萬世之誅豈必明者而後見哉故孟子曰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知識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且乞人之心心也士君子之心心也曰士君子之心無乞人之心可乎有之也而失之也故曰失其本心士君子之膏肓孟子其痛箴之矣嗟乎欲天下之不為者不可使天下之不為也

必窮其為之之由而折之孟子不使天下之不受不義之富貴而深折其所以有用於富貴者使天下曉然見其有用之無用也禮義之未亡聖學之不絕誰之力也哉

韓子上

此篇論道德虛位之說

韓子原道之書孟子以還一韓子而已大哉韓子乎雖然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若曰道與德為虛位之類是也曰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聖人之道非

以虛為道聖人之道非以虛為德道德非虛而曰虛位
者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天下之物惟
其位之實是以莫得而入也其位不實則虛與實皆得
入而居之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則其位不可入矣韓
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也且夫道德也者果何物也謂
之無也何以不無其名謂之有也何以不有其形惟其
有名聖人之所以實之以用虛也惟其無形異端之所
以入之以欺世也昔者生民之初蓋有所甚不安也生

不養死不葬居焉而無別羣焉而無臨爭焉而無決也聖人者倫以經之具以維之仁以親之義以媿之經之故立維之故不散親之故不相弃媿之故相憚由乎此者謂之道體乎此者謂之德根乎心而形乎事進則賢至則聖孰則神皆不外焉者也聖人者以為是足以安天下澤萬世而無憂矣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而遂遺聖人之憂蓋天下之未安則惟安之求而不暇乎其他天下既安而侈心生焉於是道德之名日起而道

德之實曰亡非道德之名果能亡道德之實也天下亂其實而疑其名也自天下之亂也而道德之位始虛自天下之疑也而異端之道德始入蓋聖人之道德既行而天下大安天下既安而不知其所以安者乃聖人之道德也不知故亂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彼皆亂以為常而不足異也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樂其名而求之不知其所以常者即其所求也不知故疑彼以為道德公者必有所甚異而世皆未之見也於是舍

日用而求新奇而異端斯入之矣何則有虛之可乘也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久而厭之以為是不足居不足享也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以為天之可以飛而昇風露之可以食而壽也則舍其室而從焉其室既虛則姦人者何憚而不乘以入之哉道德者天下之鉅室也非如曠野之空虛也而其位則虛久矣天下之人去其室以求其室其位得而不虛耶異端乘之韓子塞之異端入之韓子出之韓子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

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徙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耕之它日其鄰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避而去乎猶將私之也老子以空虛為道德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故曰韓子之言所以實其虛者

韓子下 此篇論異端

而無以處之則其復為盜也又有甚焉者矣天下之入於佛老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有好焉者有畏焉者有利焉者士之為高者則妄意以為此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則之焉此好之者也士民之悻於福田利益之誘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則亦之焉此畏之者也愚夫細民之惰者無能者廢疾者鰥寡孤獨者進而窺二氏則見其不業而食不勩而居反而顧其身則茫乎無依於是亦之焉此利焉者也韓子也固憂夫好

焉者之不可奪畏焉者之不可祛也而利焉者之無以
處尤韓子之所大憂也何也好焉者可以理遷舉先王
之道而力明之以實夫位之虛閉其入而開其歸韓子
則有原道之書畏焉者可以事曉善而祥不善而殃此
天下同見之事也烏有福田利益之妄旦則夕生則死
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烏有死生之怖韓子則有與孟
簡氏之書與武侍御氏之書使韓子之言行則奪以祛
何難若夫民之利焉者一旦驅而散之其徒之為萬者

不知其幾也散而無以處也歸而無以生也廢疾者坐
而死鰥寡孤獨者坐而死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坐
而死者奚罪焉君子何忍置之於心也其不肯坐而死
者不去而為盜決而為人亂者無之去異端所以仁也
而無罪者得死所以為治也而反得亂則是不如不去
之安也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又思所以處韓子曰人
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所以去也又
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所以處也文王之治岐也

必先夫民之窮而無告者此非惟既其仁也亦防其民之利於為異也三代之時異端之不興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韓子之意真先王之意也然則韓子昌為言之而不行曰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也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得行而不行者罪耶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十二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三

兩漢論

戴溪

蕭望之 此篇論為小人所中

夫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後用其術故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其仁柔朴厚也或怵之其廉潔自喜也或汚之其剛果辨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誤之百計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

術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決於速死則小人之計中矣故始而誤之終而困之逼之辱之而屹然不動則其為計也窮故君子不幸而至此當守死以俟命不當勇決以自殘非愛死而貪生也從容就義死於君命而不死於小人之術所以保全善類愛養國體破小人之奸謀而嚴於死生之際如此也人莫難於一死而處死有道善乎公冉務人之言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此可謂善處死之道矣哀哉望之之死也剛悻不屈志非不

善也而卒為小人所中此可謂攻其所惡犯其所忌者矣

上欲以周堪劉更生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宰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宜退恭顯進望之等恭顯疑更生所為請考奸詐辭果服復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恭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為大臣不當對吏固然也然文王囚於羑里從容演易亦自顧此心

無媿爾史周紀西伯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孔子亦曰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自漢以來將相大臣不幸坐獄犴自保全絕吭不食死於獄户者多矣夏侯勝黄霸繫獄再更冬講論不輟君子不以為愛死也哀哉望之之賢不少隱忍而卒為小人所中也雖然吾於更生之事有憾焉夫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謂其徇公而行無所用吾智也若猶用吾智雖公猶私也更生使其所親上書訟恭顯之惡而稱道望之之賢是猶未免用其私智

也何以間執小人之口此固君子之所深忌而小人之所樂攻也哉

劉向 此篇論不避同姓之嫌

漢懲七國之變疏遠同姓忘呂霍之禍親近外戚蓋恃外者易疎恃内者易親易疎者知其惡易親者忘其危事勢然也成帝時王氏用事劉氏微弱王氏子弟據滿朝廷劉氏遺老獨向一人位列大夫三十餘年曾不得一為九卿向少子歆天子欲以為中常侍而不可得王

氏太横矣王氏日强劉氏日危王氏日盛劉氏日孤此識者所為寒心也向不避同姓之嫌反覆論外戚同姓事詞語深切帝非不感悟為之悲傷嘆息卒不能奪王氏權豈非成帝至此猶有疑同姓之心耶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鄉詩書古文向乃著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劉向謂陳湯曰外家日盛其漸必日危劉氏吾而不言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云云天子召見向嘆息悲傷其意謂向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向言及此豈自為地者帝沿習故事思索利害寧信外戚不敢信同姓異時欲倚馮

野王代王鳳亦王舅也慮不及宗室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此乃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張譚是也其以譚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位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吾然後知晁錯削七國之禍其極乃至此也景帝即位錯說上曰大封同姓令吳王益驕恣謀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吳主先起兵膠西膠東甾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漢自呂氏三有外戚之變不少懲艾一有同姓之亂悔恨至今卒使王侯宗室

厥角稽首陳說符命奉上璽綬取媚王氏以求免死可哀也已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莽曰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子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叛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大封同姓以藩屛周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屛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自今觀之二叔不咸固創艾同姓者而姬之子孫半為諸侯周既微弱實嘉賴此聖人之所為衆人固不識

也

孔光 此篇論媚悅求寵

古今君臣惟魏鄭公善納諫惟唐太宗善聽諫然鄭公身沒未幾或言其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已有仆碑停婚之事 徵亡帝思不已聞者媚之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 君臣之間有遺恨焉甚矣太宗之不察也至今太宗之德巍然不可及冠絕漢唐者獨以鄭公諫草具存耳德宗謂諫官論事例自矜眩歸過於朕以自

取名善乎陸宣公之言曰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若拒諫不納安能禁之勿傳使德宗能開懷納諫則陸宣公奏議數十條皆德宗盛德也夫從諫愈多則君德愈盛懼其不傳爾非懼其傳之廣也周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嘉謀嘉猷雖出於人臣入告於君而君從之豈非其君之德乎為人君而與臣下爭名此豈盛德事乎自漢以來有事君為容悦者始以焚草削

藁為忠夫人臣而招君之過以揚已取名如杜欽谷永輩是誠可罪矣若愛君深切言事懇到而避嫌遠禍以密語詭辭為忠則君臣之間未免有相疑之意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吾觀孔光齷齪自守退縮多畏真聖人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者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孔光典樞機領尚書事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聞知嗚呼彼亦安

能有言哉就使有言其大體亦可略見矣存削草藁何足為輕重顧若此者夫亦致其小心媚悅之意以求寵於上此不忠之尤者人臣患不忠爾苟誠忠切明言陰風無所忌諱君不以此疑其臣臣不以此疑其君開心見誠肝膽相照區區削藁何足計利害哉孔光之事非矣後之人或以削藁為忠尤而效之故不可以不辨

張禹 此篇論引經誤國

漢羣臣率用經術決疑獄斷國論故事宰相至小吏皆

喜任經術飾吏事天子亦重經術士士彬彬向文學矣然引經誤國未有過於張禹者禹通知論語為章句學者所尊重號張侯論天子皆從受大義至謂禹師傅親拜禹床下禹援據論語誤漢不細自夫子不語恠力亂神與子貢之屬不聞性與天道何與災異事切取以自文侮聖言欺君父罪不容於誅帝至張禹第辟左右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恠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其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

唐柳公綽曰贓吏犯法法

在奸吏舞法法亡小人不學無識公為不道雖背違經
義經術猶在也身為儒者專門名經傳托經義誣罔一
世經術亡矣禹以治論語為太子師傅至封侯為宰相
子孫親戚皆至大官身享富貴窮奢極侈天子不負禹
論語且不負禹矣禹獨負天子負論語乎成帝雅信重
禹王氏不敢望當車駕自臨問屏辟左右時天子虛心
聽受此可回之機也禹從容為天子陳說大義勸上屏
絶聲色疎遠外家懇惻深切發於至誠成帝寛仁頗易

感動一語存漢未可知也日暮途遠顧影自惜愛子念孫患得患失何暇問漢社稷耶一言喪邦張氏安矣王氏興矣劉氏其殆乎哀哉

師丹

此篇論言限田事

嗚呼秦漢而下生民之不易可哀也已松栢之下其草不殖邑有甚富之家里有甚貧之民大較富之家一而貧之家千富之家十而貧之家萬舉天下不過為數十百富家而民生已無所容矣古之人所以惡兼并者非惡

民之富也哀民之貧也哀民之貧而無策以救之則富與貧者俱困而已矣三代之民所以無凍餒之老者非必盡井田功也法制修明民志先定斯民不知為富之利故亦無欲富之心民不獨富則彼也兼足矣自秦以來閭閻市井之民患不富耳以匹夫而為王侯之事無不可者蕩然無限凡民皆有僭侈無上之心決性命以爭一旦之利當此時而欲行限田之制不亦難乎如賈誼所言漢風俗不美何異於秦永始四年詔書曰方今

世風俗奢侈罔極靡有厭足若此而董仲舒師丹等方力言限田事宜其沮格不得行也初董仲舒說武帝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及哀帝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畧為限天子下其議承相光大司馬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受民田皆無過三十頃時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夫田不可井也又不可均也獨不可限乎限田可也特不可徒限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夫亦先限其心而已矣

光武此篇論封禪

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文中子王道篇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注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嶽又上太山封王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迴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人之好自侈大何所不至哉極其侈大之意施於人無以加矣而復飾說以誣上天盛禮樂侈儀衛張大功德升中喬嶽告成于天若此可以明布天下誇示羣臣跨越前王傳誦來世此秦始皇之初心也後之人君昌為而效之有言亡秦之政於太平之時則

聞者莫不惡之又從而罪之獨奈何效秦始皇之侈以為帝王之盛事乎就使前世帝王常行之始皇帝亦為之吾猶當廢之而況前世帝王未始行之秦始皇實始為之吾獨奈何效之吾觀秦漢以來致治之君幸而海內無事百姓安生業四海無外警則歉然以不得封禪為缺又幸而舉行是禮則君臣動色交相慶賀以為太平之極功其亦習於秦漢之事而不察於三代之故相仍而不可變耶漢光武唐太宗皆明智有餘而執德不

堅始之所行未嘗不善終之所行乃大不然余是以知

侈心之難忘也光武之言曰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其自知甚明自處甚謙然未嘗以封禪爲

非是也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而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汚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

復言他日感會昌之符欣然從之固亦不待勸請矣中元元年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圖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

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許焉登山以璽親封玉牒檢太宗之論又異於光武

矣若曰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為不及始皇耶羣臣猶固請不已帝意欲從之獨魏鄭公以為時不可耳六年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

祭矣登封於山上金泥玉檢之藏秘而不得宣果為何說是亦不過秘祝之意耳果何與於事天哉勞民費財上不足以格天而下無補於民徒事外虛名以驚世俗此三代聖人所決不為者後之儒者事至治之君當太平之時其母曰封禪云則善矣

明帝 此篇論失人君之體

夫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勢故君子論學不容以挾貴為也況夫天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奪羣臣承望不

及是是非非豈能盡當於天下之理乎漢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雍自為辨説固已失人君之體矣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祈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父弟子升堂上自為辨説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他日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校書郎楊終建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觀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

望戍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蒼皆與焉固超之子也去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説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其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夫有的於此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謂其中者之多也當六經殘闕之餘諸儒各以其意説經一是一非何常之有並存不削以待後之人擇焉夫亦何惡於明經哉必將去彼取此則紛紛之見何時定乎嗚呼秦火漢壁之餘散失已久豈無字畫之訛義理之難曉哉蔡邕書五經文字刻石置諸太學觀者填咽亦

安保其無失也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來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雜取讖諱之說以為注疏之學又惡可盡信乎貞觀十四年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生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自宣帝講五經於石渠已不能行於後世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義上親稱制臨決焉韋元成受詔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章帝復踵宣帝故事天子自定其是非惡保其久而不變乎夫天子之尊不當自用其聰明

也隋煬帝自以詩名而忌羣臣之能此固不足責矣帝善屬文不欲人屈其右薛道衡被誣縊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士嘗謂侍臣曰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唐太宗命羣臣修晉史而加以御製為人君亦安用修史為也自秦漢以來小人事君為容悦者惡羣臣異議始勸人君自為制作以震服羣臣杜周欲人主自為法令周為廷尉而善候伺上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

若依倣古道增損時宜以教天下一洗世俗之習雖未必盡先王之舊不猶愈於無禮乎然則魯兩生之迂不若叔孫通之知世務通說上起朝儀曰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行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云云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其為儀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為郎諸生迺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巢太常之拘攣不若曹褒之簡易明矣博士魯國曹褒上疏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之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馬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語云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

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天下之事惟其未成也則可成如其已成則止此而已矣向使高惠之時庶事草創漢儀未就典禮尚缺有如文帝之寬仁天下和平輔以賈誼興禮樂之言雖欲謙遜未遑不可得也光武中興至肅宗三世矣海內富庶百姓安堵興辟雍建明堂封禪養老禮樂彬彬然盛矣使博集諸儒建一世之典漢禮樂尚有望也曹褒何人獨當是責依準舊典參以讖記之文尚得為禮乎遂使賢明之君因陋就簡安於小

成歷世相沿浸成故事漢采秦儀唐采漢禮三代之典日遠日亡此豈非輕議禮樂之故歟嗚呼後之天下豈復有禮哉其存於世者法而已矣今之豪民自為禮樂其所不得為者豈畏禮哉畏法而已矣彼漢之禮與法令同藏於理官則禮之為法其來久矣且令法令明備上下有等踰者有罪而今之豪民田宅衣服奢侈如故也令將去法從禮使天下之人從事於勞苦降心儉約盤辟傴僂以周旋於升降揖遜之間則有非笑不為而

已矣故古之王者治定制禮非謂禮之難為也謂其治
未定而禮樂無所用之也故莫若先定人心使天下之
人明教化而安廉恥無有乖爭陵犯之意以為禮樂之
地徐為之品節則禮行而天下服矣然則後之人君欲
為禮樂者其亦先為禮樂之地而已矣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十三

[illegible]